

史

記

齊悼惠王世家第二十二

史記五十二

齊悼惠王

正義曰年表云都臨淄

劉肥者高祖長庶男也其母外

婦也曰曹氏高祖六年立肥為齊王食七十城諸民能

齊言者皆予齊王

索隱曰謂其語音及各物其於楚魏云此時人多流亡故使齊言者皆

還齊

齊王孝惠帝兄也孝惠帝二年齊王入朝惠帝與

齊王燕飲亢禮如家人

索隱曰謂齊王是兄不為君臣禮而乃自亢敵如家人行兄弟

之禮故

呂太后怒且誅齊王齊王懼不得脫乃用其內

史勲計獻城陽郡

正義曰括地志云濮州雷澤本漢城陽縣按後為郡也

以為魯

元公主湯沐邑呂太后喜乃得辭就國悼惠王即位十

三年以惠帝六年卒子襄立是為哀王哀王元年孝惠

帝崩呂太后稱制天下事皆決於高后二年高后立其

兒子酈侯徐廣曰一作酈。索隱曰二字皆音乎酈縣名在馬翊酈縣在高陽。正義曰按音呈益

反指地志云故酈城在鄧州新城縣西北四十里蓋此縣是也呂台為呂王索隱曰音

子割齊之濟南郡正義曰括地志云濟南故城在淄州長山縣西北三十五里為呂

王奉邑哀王三年其弟章入宿衛於漢呂太后封為朱

虛侯索隱曰地理志縣名屬琅邪以呂祿女妻之後四年封章弟興

居為東牟侯索隱曰地理志縣名屬東萊皆宿衛長安中哀王八年

高后割齊琅邪郡正義曰今沂州也立營陵侯劉澤為琅邪王

其明年趙王友入朝幽死于邸三趙王皆廢焉后立諸

呂為三王徐廣曰燕趙梁擅權用事朱虛侯年二十有氣力忿

劉氏不得職嘗入侍高后燕飲高后令朱虛侯劉章爲
酒吏章自請曰臣將種也請得以軍法行酒高后曰可
酒酣章進飲歌舞已而曰請爲太后言耕田歌高后兒
子畜之笑曰顧而父知田耳若生而爲王子安知田乎

索隱曰顧猶念也而及若皆訓汝

章曰臣知之太后曰試爲我言田章

曰深耕概種立苗欲疏非其種者鋤而去之吕后默然
頃之諸吕有一人醉亡酒章追拔劍斬之而還報曰有
亡酒一人臣謹行法斬之太后左右皆大驚業已許其
軍法無以罪也因罷自是之後諸吕憚朱虛侯雖大臣
皆依朱虛侯劉氏爲益彊其明年高后崩趙王吕祿爲

上將軍呂王產為相國皆居長安中聚兵以威大臣欲
為亂朱虛侯章以呂祿女為婦知其謀乃使人陰出告
其兄齊王欲令發兵西朱虛侯東牟侯為內應以誅諸
呂因立齊王為帝齊王既聞此計乃與其舅父駟鈞索隱
曰舅謂舅父郎中令祝午中尉魏勃陰謀發兵齊相召
猶姨無姨母平聞之索隱曰廣陵人召平與東陵侯召平及此召平
皆以別人也功臣表平子奴以父功封黎侯也
乃發卒衛王宮魏勃給召平曰王欲發兵非有漢虎符
驗也而相君圍王固善勃請為君將兵衛衛王召平信
之乃使魏勃將兵圍王宮勃既將兵使圍相府召平曰
嗟乎道家之言當斷不斷反受其亂乃是也遂自殺於

是齊王以駟鈞爲相魏勃爲將軍祝午爲內史悉發國中兵使祝午東詅琅邪王曰呂氏作亂齊王發兵欲西誅之齊王自以兒少年少不習兵革之事願與國委大王大王自高帝將也習戰事齊王不敢離兵索隱曰服離其兵而琅邪使臣請大王幸之臨菑見齊王計事并將齊

兵以西平關中之亂琅邪王信之以爲然西馳見齊王齊王與魏勃等因留琅邪王而使祝午盡發琅邪國而并將其兵琅邪王劉澤旣見欺不得反國乃說齊王曰齊悼惠王高皇帝長子推本言之而大王高皇帝適長孫也當立今諸人臣狐疑未有所定而澤於劉氏最爲

長年大臣固待澤決計今大王留臣無爲也不如使我
入關計事齊王以爲然乃益具車送琅邪王琅邪王既
行齊遂舉兵西攻呂國之齊南於是齊哀王遺諸侯王
書曰高帝平定天下王諸子弟悼惠王於齊悼惠王薨
惠帝使留侯張良立臣爲齊王惠帝崩高后用事春秋
高聽諸呂擅廢高帝所立又殺三趙王正義曰隱王如意幽王友梁王恢徙燕趙並滅梁燕趙王恢徙趙分滅無後也以王
諸呂分齊國爲四索隱曰謂濟南琅邪城陽并齊爲四也○正義曰琅邪郡封劉澤齊南郡
以爲呂王奉邑城陽忠臣進諫上惑亂不聽今高后崩
爲魯元公上湯沐邑
皇帝春秋富索隱曰小顏云年幼也此之未能治天下於財力未廣故謂之富也

臣恃大臣諸將今諸呂又擅自尊官聚兵嚴威劫列侯
忠臣矯制以令天下宗廟所以危今寡人率兵入誅不
當爲王者漢聞齊發兵而西相國呂產乃遣大將軍灌
嬰東擊之灌嬰至滎陽乃謀曰諸呂將兵居關中欲危
劉氏而自立我今破齊還報是益呂氏資也乃留兵屯
滎陽使使喻齊王及諸侯與連和以待呂氏之變而共
誅之齊王聞之乃西取其故濟南郡亦屯兵於齊西界
以待約呂祿呂產欲作亂關中朱虛侯與太尉勃丞相
平等誅之朱虛侯首先斬呂產於是太尉勃等乃得盡
誅諸呂而琅邪王亦從齊至長安大臣議欲立齊王而

琅邪王及大臣曰齊王母家駟鈞惡矣虎而冠者也張

曰言鈞惡矣如虎而著冠方以呂氏故幾亂天下今又立齊王是欲

復為呂氏也代王母家薄氏君子長者且代王又親高

帝子於今見在且最為長以子則順以善人則大臣安

於是大臣乃謀迎立代王而遣朱虛侯以誅呂氏事告

齊王令罷兵灌嬰在滎陽聞魏勃本教齊王反既誅呂

氏罷齊兵使使召責問魏勃勃曰失火之家豈暇先言

夫人而後救火乎索隱曰此蓋舊俗之言謂救火之急不暇先告家長也亦猶國家有難不暇待詔

因退立股戰而栗恐不能言者終無他語灌將

耳熟視笑曰人謂魏勃勇妄庸人耳索隱曰妄庸言凡妄庸劣之人何

能爲乎乃罷魏勃

索隱曰罷謂不罪而放遣之

魏勃父以善鼓琴見

秦皇帝及魏勃少時欲求見齊相曹參家貧無以自通

乃常獨早夜掃齊相舍人門外相舍人怪之以爲物而

伺之

索隱曰姚氏云物怪物

得勃勃曰願見相君無因故爲子掃

欲以求見於是舍人見勃曹參因以爲舍人一爲參御

言事參以爲賢言之齊悼惠王悼惠王召見則拜爲內

史始悼惠王得自置二千石及悼惠王卒而哀王立勃

用事重於齊相王旣罷兵歸而代王來立是爲孝文帝

孝文帝元年盡以高后時所割齊之城陽琅邪濟南郡

復與齊而徙琅邪王王燕益封朱虛侯東牟侯各二千

戶是歲齊哀王卒太子側立是為文王齊文王元年漢

以齊之城陽郡立朱虛侯為城陽王以齊濟北郡正義曰今

濟州濟北王所都立東牟侯為濟北王二年齊北王反漢誅殺

之地入于漢後二年孝文帝盡封齊悼惠王子罷軍等

七人正義曰罷音不皆為列侯齊文王立十四年卒無子國除

地入于漢後一歲孝文帝以所封悼惠王子分齊為王

齊孝王將閭以悼惠王子楊虛侯為齊王故齊別郡盡

以王悼惠王子子志為濟北王子辟光為濟南王子賢

為菑川王子卬為膠西王子雄渠為膠東王與城陽王

凡七王索隱曰謂將閭為齊王志為濟北王卬膠西王辟光濟南王賢菑川王章城陽王雄渠為膠東

齊悼惠王劉肥

王齊孝王十一年吳王濞楚王戊反興兵西告諸侯曰

將誅漢賊臣鼂錯以安宗廟膠西膠東菑川濟南皆擅

發兵應吳楚欲與齊齊孝王狐疑城守不聽三國兵共

圍齊

張晏曰膠西菑川濟南也

齊王使路中大夫

張晏曰姓路為中大夫。索隱曰史

失名故言姓及官顧氏按路氏譜中大夫名卬也卬五剛反

告於天子天子復令路

中大夫還告齊王善堅守吾兵今破吳焚矢路中大夫

至三國兵圍臨菑數重無從入三國將劫與路中大夫

盟曰若反言漢已破矣齊趣下三國不且見屠路中大

夫既許之至城下望見齊王曰漢已發兵百萬使太尉

周亞夫擊破吳楚方引兵救齊齊必堅守無下三國將

誅路中大夫齊初圍急陰與三國通謀約未定會聞路
中大夫從漢來喜及其大臣乃復勸王母下三國居無
何漢將欒布平陽侯等兵至齊索隱曰平陽侯按表是蒯侯曹奇擊破
三國兵解齊圍已而復聞齊初與三國有謀將欲移兵
伐齊齊孝王懼乃飲藥自殺景帝聞之以爲齊首善以
迫劫有謀非其罪也乃立孝王太子壽爲齊王是爲懿
王續齊後而膠西膠東濟南菑川王咸誅滅地入于漢
徙濟北王王菑川齊懿王立二十二年卒子次景立是
爲厲王齊厲王其母曰紀太后太后取其弟紀氏女爲
厲王后王不愛紀氏女太后欲其家重寵索隱曰重立龍反謂欲世

齊悼惠王劉肥

寵貴於王宮

令其長女紀翁主入王宮

索隱曰如淳云諸王女云翁主稱其母姓

故謂之紀公主

正其後宮母令得近王欲令愛紀氏女王因與

其姊翁主并齊有官者徐甲入事漢皇太后

索隱曰謂王太后武

帝母也

皇太后有愛女曰脩成君脩成君非劉氏

張晏曰王太后

前嫁金氏所生

太后憐之脩成君有女名娥太后欲嫁之於諸

侯官者甲乃請使齊必令王上書請娥皇太后喜使甲

之齊是時齊人主父偃知甲之使齊以取后事亦因謂

甲即事成幸言偃女願得充王後宮甲既至齊風以此

事紀太后大怒曰王有后後宮具備且甲齊貧人急

徐廣

曰一作及乃為官者入事漢無補益乃欲亂吾王家且主父

偃何爲者乃欲以女充後宮徐甲大窮還報皇太后曰
王已願尚熾然有一害恐如燕王燕王者與其子昆弟
姦新坐以死亡國故以燕感太后太后曰無復言嫁女
齊事事浸澤不得聞於天子主父偃由此亦與齊有郤
主父偃方幸於天子用事因言齊臨菑十萬戶市租千
金索隱曰市租謂所賣之物出租人衆殷富巨於長安
此非天子親弟愛子不得王此今齊王於親屬益疎乃
從容言呂太后時齊欲反吳楚時孝王幾爲亂今聞齊
王與其姊亂於是天子乃拜主父偃爲齊相且正其事
主父偃說至齊乃急治王後宮宦者爲王通於姊翁主

所者令其辭證皆引王王年少懼大罪爲吏所執誅乃

飲藥自殺絕無後是時趙王懼主父偃一出發齊恐其

漸踈骨肉乃上書言偃受金及輕重之短索隱曰謂偃

之恨因言齊之短爲輕重之辭蓋言臨菑富及吳楚孝王時事是也天子亦旣囚偃公孫

弘言齊王以憂死毋後國入漢非誅偃無以塞天下之

望遂誅偃齊厲王立五年死毋後國入于漢齊悼惠王

後尚有一國城陽及菑川菑川地比齊天子憐齊爲悼

惠王冢園在郡割臨菑東環悼惠王冢園邑盡以予菑

川以奉悼惠王祭祀城陽景王章正義曰年表云都莒也齊悼惠

王子以朱虛侯與太臣共誅諸呂而章身首先斬相國

呂王產於未央宮孝文帝既立益封章二千戶賜金千

斤孝文二年以齊之城陽郡立章為城陽王立二年卒

子喜立是為共王共王八年徙王淮南索隱曰當孝文帝之十二年也

○正義曰年表云都陳也四年復還王城陽凡三十三年卒子建延

立是為頃王頃王二十八年卒子義立是為敬王敬王

九年卒子武立是為惠王惠王十一年卒子順立是為

荒王荒王四十六年卒子恢立徐廣曰廿二年是為戴王戴

王八年卒子景立至建始三年正義曰建始成帝年號從建始四年上至天漢

四年六十七矣十五歲卒濟北王興居正義曰都齊悼

惠王子以東牟侯助大臣誅諸呂功少及文帝從代來

興居曰請與太僕嬰入清宮發少帝共與大臣尊立孝文帝孝文帝二年以齊之濟北郡立興居爲濟北王與城陽王俱立立二年反始大臣誅呂氏時朱虛侯功尤大許盡以趙地王朱虛侯嬰以齊地王東牟侯及孝文帝立聞朱虛東牟之初欲立齊王故絀其功及二年王諸子乃割齊二郡以王章興居章興居自以失職奪功章死而興居聞匈奴大入漢漢多發兵使丞相灌嬰擊之文帝親幸太原以爲天子自擊胡遂發兵反於濟北天子聞之罷丞相及行兵皆歸長安使棘蒲侯柴將軍

張晏曰
柴武

擊破虜濟北王王自殺地入于漢爲郡後十二

年文帝十六年復以齊悼惠王子安都侯

正義曰安都故城在瀋州

高陽縣西南三十九里

志為濟北王

索隱曰地理志安都關

十一年吳楚反

時志堅守不與諸侯合謀吳楚已平徙志王菑川濟南

王辟光

正義曰辟音壁都濟南郡

齊悼惠王子以勒侯

索隱曰勒漢書作勃皆音

力地理志縣名屬平原也

孝文十六年為濟南王十一年與吳楚反

漢擊破殺辟光以濟南為郡地入于漢菑川王賢

正義曰年

表云淄川王都劇故城在青州壽光縣西三十一里

齊悼惠王子以武城侯

索隱曰按

地理志縣名屬平原也。正義曰貝州縣文帝十六年為菑川王十一年與

吳楚反漢擊破殺賢天子因徙濟北王志王菑川志以

齊悼惠王子以安都侯王濟北菑川王反母後乃徙濟

齊悼惠王劉肥

北王王菑川凡立三十五年卒謚為懿王子建代立是

為靖王二十年卒子遺代立是為頃王三十六年卒子

終古立是為思王二十八年卒子尚立是為孝王五年

卒子橫立至建始正義曰亦諸少孫次之三年十一歲卒膠西王

卬正義曰卬五郎反年表云都高苑括地志云西苑故城在淄州長川縣北四里齊悼惠王子

以昌平侯正義曰括地志云昌平故城在幽州東南六十里也文帝十六年為膠

西王十一年與吳楚反漢擊破殺卬地入于漢為膠西

郡膠東王雄渠正義曰年表云都卬墨按卬即墨縣南六十里齊悼惠

王子以白石侯索隱曰地理志縣名屬金城○正義曰白石古城在德縣北二十里

文帝十六年為膠東王十一年與吳楚反漢擊破殺雄

渠地入于漢爲膠東郡

太史公曰諸侯大國無過齊悼惠王以海內初定子弟少激秦之無尺土封故大封同姓以填萬民之心及後分裂固其理也

索隱述贊曰

漢矯秦制樹屏自彊去海大國悉封齊王

呂后肆怒乃獻城陽王王嗣立其力不量

朱虛仕漢功大策長車卒受賞稱亂貽殃

膠東濟北雄渠辟光哀雖七國忠孝者昌

齊悼惠王世家第二十二

史記五十二

蕭相國世家第二十三

史記五十三

蕭相國何者沛豐人也

索隱曰春秋緯蕭何感

以文無

害

漢書音義曰文無害有文無所枉害也律有無害都

也○索隱曰裴註已列數家今更引二說應劭云為沛

主吏掾也

又云何為沛掾是何為主吏主吏功曹掾

高祖為布

衣時何數以吏事護高祖

索隱曰說文

高祖為亭長常

左右之高祖以吏繇咸陽吏皆送奉錢三何獨以五

曰或三百或五百也○索隱曰奉音扶用反謂資俸之

送錢秦御史監郡者與從事常辨之

張晏曰何與共事

畧也蘇林曰辟何與從事也秦時無刺史以御史何乃

監郡○索隱曰何與御史從事常辨明言稱職也何乃

給泗水卒史

徐廣曰沛縣有泗水亭又秦以沛為泗水郡卿按文類曰何為泗水郡卒史○索隱

曰如淳按律郡卒史書左各十人也卒祖忽友

事第一

索隱曰謂課最居第一

秦御史欲

入言徵何何固請得毋行及高祖起為沛公何常為丞

督事

索隱曰謂高祖起沛令何為丞常監督庶事也

沛公至咸陽諸將皆爭走

金帛財物之府分之

索隱曰走音奏奏者趨向之也

何獨先入收秦丞

相御史律令圖書藏之沛公為漢王以何為丞相項王

與諸侯屠燒咸陽而去漢王所以具知天下阨塞戶口

多少彊弱之處民所疾苦者以何具得秦圖書也何進

言韓信漢王以信為大將軍語在淮陰侯事中漢王引

兵東定三秦何以丞相留收巴蜀填撫諭告使給軍食

漢二年漢王與諸侯擊楚何守關中侍太子治櫟陽爲
法令約束立宗廟社稷宮室縣邑輒奏上可許以從事
即不及奏上輒以便宜施行上來以聞應劭曰上來還乃以所爲聞之
關中事計戶口轉漕給軍索隱曰轉劉氏音張亦反漕水運也漢王數失
軍道去何常興關中卒輒補缺上以此專屬任何關中
事漢二年漢王與項羽相距京索之間上數使使勞苦
丞相鮑生謂丞相曰王暴衣露蓋數使使勞苦君者有
疑君心也爲君計莫若遣君子孫昆弟能勝兵者悉詣
軍所上必益信君於是何從其計漢王大說漢五年旣
殺項羽定天下論功行封羣臣爭功歲餘功不決高祖

以蕭何功最盛封為鄴侯

文穎曰音贊贊曰今南陽鄴縣也孫檢曰有二縣音字多

亂其蜀沛郡者音嵯蜀南陽者音贊案茂陵書蕭何國在南陽宜呼贊今多呼嵯嵯舊字作邨今皆作蕭所由亂也。索隱曰贊云今南陽鄴縣顏氏云南陽郡名地理志云魏武帝建安中分南陽立南鄉郡郡晉武帝改曰順陽郡是也所食邑多功臣皆曰臣等身被堅執銳多者百

餘戰少者數十合攻城略地大小各有差今蕭何未嘗有汗馬之勞徒持文墨議論不戰顧反居臣等上何也高帝曰諸君知獵乎曰知之知獵狗乎曰知之高帝曰夫獵追殺獸兔者狗也而發蹤指示獸處者人也今諸君徒能得走獸耳功狗也至如蕭何發蹤指示功人也且諸君獨以身隨我多者兩三人今蕭何舉宗數十人

皆隨我功不可忘也羣臣皆莫敢言列侯畢已受封及

奏位次皆曰平陽侯曹參身被七十創攻城略地功最

多宜第一上已撓功臣多封蕭何應劭曰撓屈也。索隱曰音女教反。至

位次未有以復難之然心欲何第一關內侯鄂君進曰

索隱曰功臣表鄂千秋封安平侯。羣臣議皆誤夫曹參雖有野戰略地

之功此特一時之事夫上與楚相距五歲常失軍亡衆

逃身道者數矣然蕭何常從關中遣軍補其處非上所

詔令召而數萬衆會上之乏絕者數矣夫漢與楚相守

數年軍無見糧蕭何轉漕關中給食不乏陛下雖

封三山東蕭何常全關中以待陛下此萬世之功也今雖

三曹參等百數何缺於漢漢得之不必待以全奈何欲
以一旦之功而加萬世之功哉蕭何第一曹參次之高
祖曰善於是乃令蕭何賜帶劔履上殿入朝不趨上曰
吾聞進賢受上賞蕭何功雖高得鄂君乃益明於是因
鄂君故所食關內侯邑封為安平侯徐廣曰以謂者從
定諸侯有功秩舉
蕭何功故因侯二千戶封九年卒至玄孫但坐與淮南
王安通棄市國除。正義曰括地志云澤州安平縣不
漢安是日悉封何父子兄弟十餘人皆有食邑乃益封
何二千戶以帝嘗繇咸陽時何送我獨贏奉錢二也索隱
曰謂人皆三何獨五漢十一年陳豨反高祖自將至邯
所以為贏二也音盈鄆未罷淮陰侯謀反關中呂后用蕭何計誅淮陰侯語

在淮陰事中上已聞淮陰侯誅使使拜丞相何爲相國
益封五千戶令卒五百人一都尉爲相國衛諸君皆賀
召平獨弔召平者故秦東陵侯秦破爲布衣貧種瓜於
長安城東瓜美故世俗謂之東陵瓜從召平以爲名也
召平謂相國曰禍自此始矣上暴露於外而君守於中
非被大石之事而益君封置衛者以今者淮陰侯新反
於中疑君心矣夫置衛衛君非以寵君也願君讓封勿
受悉以家私財佐軍則上心說相國從其計高帝乃大
喜漢十二年秋黥布反上自將擊之數使使問相國何
爲相國爲上在軍乃拊循勉力百姓悉以所有佐軍如

陳轅時客有說相國曰君滅族不久矣夫君位為相國
功第一可復加哉然君初入關中得百姓心十餘年矣
皆附君常復孽孽得民和上所為數問君者畏君傾動
關中今君胡不多買田地賤貫資正義曰貫音世又食
夜反賒也下天得反
以自汙上心乃安於是相國從其計上乃大說上罷布
軍歸民道遮行上書言相國賤彊買民田宅數千萬上
至相國謁上笑曰夫相國乃利民索隱曰謂相國取人
田宅以為己利故云
乃利人也所以民所上書皆以與相國曰君自謝民相
國因為民請曰長安地狹上林中多空地棄願令民得
入田毋收彙為禽獸食索隱曰苗子叢種
田人留彙入宮上天怒曰相

國多受賈人財物乃爲請吾苑乃下相國廷尉械繫之

數日王衛尉侍

如淳曰百官公卿表
衛尉王氏無名字

前問曰相國何大

罪陛下繫之暴也上曰吾聞李斯相秦皇帝有善歸主

有惡自與今相國多受賈豎金而爲民請吾苑以自媚

於民故繫治之王衛尉曰夫職事苟有便於民而請之

真宰相事陛下奈何乃疑相國受賈人錢乎且陛下距

楚數歲陳絺黥布反陛下自將而徃當是時相國守關

中搖足則關以西非陛下有也相國不以此時爲利今

乃利賈人之金乎且秦以不聞其過亡天下李斯之分

過安何足法哉陛下何疑宰相之淺也

韋昭曰高帝不
用意淺

憚是日使使持節赦出相國相國年老素恭謹又徒跣
謝高帝曰相國休矣相國爲民請死吾不許我不過爲
桀紂主而相國爲賢相吾故繫相國欲令百姓聞吾過
也何素不與曹參相能及何病孝惠自臨視相國病因
問曰君即百歲後誰可代君者對曰知臣莫如主孝惠
曰曹參何如何墳首曰帝得之矣臣死不恨矣何置田
宅必居窮處爲家不治垣屋曰後世賢師吾儉不賢母
爲勢家所奪孝惠二年相國何卒東觀漢記云蕭何墓在長陵東司馬道
七百步。正義曰括地志云蕭何墓在雅州成陽縣東北三十七里謚爲文終侯徐廣曰功臣表
蕭何以客初起從也後嗣以罪失侯者四世絕天子輒復求何後

封續鄼侯功臣莫得比焉

太史公曰蕭相國何於秦時爲工室吏錄錄未有奇節
及漢興依日月之末光何謹守管籥因民之疾奉法順
流與之更始淮陰黥布等皆以誅滅而何之勲爛焉位
冠羣臣聲施後世與閔天散宜生等爭烈矣

索隱述贊曰

蕭何爲吏

文而無害

及佐興王

舉宗從沛

關中既守

轉輸是賴

漢軍屢疲

秦兵必會

約法可久

收圖可入

指獸發蹤

其功實最

政稱畫一

乃非泰

繼絕寵勤

式旌礪帶

蕭相國世家第二十三

史記五十三

曹參世家第二十四

史記五十四

索隱曰蕭相國曹相國留侯絳侯五宗三王六篇可合為一篇

平陽侯

正義曰晉州城即平陽故城也

曹參者沛人也

張華曰曹參字敬伯○索隱曰

地理志平陽縣屬河東春秋緯及博物志並云參字敬伯○正義曰按沛今徐州縣也

秦時為沛

獄掾而蕭何為主吏居縣為豪吏矣高祖為沛公而初

起也參以中涓從

漢書音義曰中涓如中謁者○索隱曰涓音古玄反

將擊胡陵

正義曰縣名在古與南

方與

索隱曰地理志二縣皆屬山陽○正義曰音旁預兗州縣也

攻秦

監公軍

漢書音義曰監御史監即者公名秦一郡置守尉監三人○索隱曰本紀泗川監名平則平是

名公為相尊之稱

大破之東下薛擊泗水守軍薛郭西復攻胡

陵反之徙守方與反為魏擊之

正義曰曹參方與豐反為

魏志曰時雍守攻之賜爵七大夫擊秦司馬居正義

夷音軍碣東破之取碣孤父徐廣曰伍被曰吳淝敗於

屬梁國孤父地名在梁碣之間徐氏引伍被云吳淝敗

於孤父是吳與梁相距而敗歟正義曰括地志云孤

父亭在宋州碣山祁善置文穎曰善置置名也晉灼曰

縣東南三十里善名也○索隱曰司馬彪郡國志穀熟有祁亭劉氏音

澤又如字善置置名○正義曰括地志云故祁城在宋

州下邑縣東北漢祁城縣也又攻下邑以西至虞索隱

言取碣孤父及祈縣之善置

理志下邑城今碣山縣是虞城縣在州北古虞國商均所

封擊章邯車騎攻爰戚徐廣曰宣帝時有爰戚侯○索

夷爰戚侯趙成○正義曰音寂劉及亢父索隱曰地

音七歷反今在兗州南近亢父縣志縣名屬東

平○正義曰括地志云亢父故先登遷為五大夫北救

城在兗州任城縣南五十一里

東阿索隱曰時章邯田榮於東阿也擊章邯軍陷陳追至

濮陽攻定陶取臨濟正義曰濟州東阿也擊章邯軍陷陳追至

丘擊李由軍破之殺李由虜秦侯一人秦將章邯破殺

項梁也沛公與項羽引而東楚懷王以沛公為碭郡長

將碭郡兵於是乃封參為執事或曰楚官名號曰建

成君索隱曰地理志遷為成公正義曰遷參為成令。

沛郡屬碭郡其後從攻東郡尉軍破之成武南索隱曰地理志

成武縣擊主離軍成陽南索隱曰地理志縣名在濟陰

成其後代遷於成之陽故曰成陽復攻之杠里大破之

追北西至開封擊趙音軍破之索隱曰音音奔圍趙音開封城

中西擊秦將楊熊軍於曲遇

徐廣曰在牛年。索隱曰曲丘禹反遇牛恭反。○正

義曰司馬彪郡國志云牛年鄭州縣也

破之虜秦司馬及御史各

一人遷為執珪

張晏曰侯伯執珪以朝位比之如淳曰

從攻陽武

正義曰括地志云陽武故城在鄭州下轅轅

緹氏

索隱曰地理志陽武緹氏二縣屬河南轅轅道名

故關在洛州緹氏縣東南十三州志云轅轅道凡十二曲是險道

絕河津

正義曰津濟

云平陰故津在洛州洛陽縣東北

還擊趙賁軍尸北破之

徐廣曰尸在

尸鄉北。○正義曰破趙賁軍於尸鄉之北括從南攻犢

與南陽守齟戰陽城郭東

惠劭曰今緹陽。○索隱曰徐

是南陽諸陽陷陳於陽城郭東也

取宛虜齟盡定南陽

郡從西攻武關

正義曰括地志云故武關在商州商洛縣東

秦燒關取之前攻秦軍藍田南

正義曰雍州藍田縣在商州東南因藍田山為名

又夜擊其北秦軍大破遂至咸陽滅秦項羽至以沛公

為漢王漢王封參為建成侯從至漢中

正義曰梁州遷本漢中郡

為將軍從還定三秦初攻下辯故道

索隱曰地理志二縣名屬武都

皮范反。正義曰括地志云成州同谷縣本漢下辯道又云鳳州兩當縣本漢故道縣在州西

雍

曰地理志二縣名屬右扶風

南二十二里擊章平軍於好時南

正義曰括地志云好時城在雍州

東破之圍好時取壤鄉

正義曰擊三秦軍壤東及高櫟

索隱曰櫟音歷按文類云壤鄉高櫟皆地名在右扶風今其地闕。正義曰皆村邑名壤鄉今在雍州武功縣

東南高壤方是乃破之復園章平章平出好時走因擊

趙賁內史保軍破之東取咸陽更命曰新城索隱曰漢書高帝元

年咸陽名新城參將兵守景陵漢書音義二十日三秦

使章平等攻參參出擊大破之賜食邑於寧秦蘇林曰

參以將軍引兵圍章邯於廢丘正義曰周曰犬丘秦更

故城在雍州以中尉從漢王出臨晉關正義曰即蒲津

故平縣東南今在臨晉關至河內下脩武正義曰今襄州獲度圍津

徐廣曰東郡白馬有園津。索隱曰顧氏按水經註白

馬津有白馬鄉章津城園與章同古今字變爾。正義曰

世紀云云曰馬縣南有章城故系章國也續漢書郡國志

云曰馬縣東擊龍且項他定陶破之東取碭蕭彭城正義

日徐州擊項籍軍漢軍大敗走參以中尉圍取雍丘王

武反於黃徐黃曰內黃程處反於燕徐黃曰東郡燕縣

皆漢往擊盡破之柱天侯反於衍氏索隱曰柱天侯下

色地理志云柱又進破取衍氏擊羽嬰於昆陽追至葉

還攻武疆武疆城在陽武。正義曰括地因至滎

陽參自漢中為將軍中尉從索隱曰擊諸侯及項羽敗

還二歲陽凡二歲高祖三年拜為假左丞相入屯兵關

中月餘魏王豹反以假左丞相別與韓信東攻魏將軍

孫遨軍東張徐黃曰張若地名功臣表有張笑毛澤之

正義曰地志云張陽故城一大破之因攻安邑得魏

名東張地志云張陽故城一大破之因攻安邑得魏

將王襄擊魏王於曲陽

正義曰括地志云上曲陽定州恒陽縣下曲陽定州鼓城縣

追至武垣

徐廣曰河東有垣縣。正義曰括地志云武垣縣今瀛州城是地理志云武垣縣屬涿郡

生得魏王豹取平陽

正義曰晉州城是

得魏王母妻子盡定魏

地凡五十二城賜食邑平陽

因從韓信擊趙相國夏談

軍於鄔東

徐廣曰鄔縣在太原音烏古反

大破之斬夏談韓信與故常

山王張耳引兵下井陘擊成安君而令參還圍趙別將

戚將軍於鄔城中戚將軍出走追斬之乃引兵詣敖倉

漢上之所韓信已破趙為相國東擊齊參以永相國

韓信攻破齊歷下軍遂取臨菑還定濟北郡六著漯陰

平原菑

索隱曰地理志晉縣屬濟南盧縣以泰山漯陰平原菑三縣屬平原漯音吐谷八。正義

曰括地志云平原故城在德州平原縣東南故禹已而從韓

信擊龍且軍於上假密又潁曰或以爲高密○索隱曰漢書亦作假密按下定齊七十

縣則上假密非高密亦是齊地今闕大破之斬龍且虜其將軍周蘭定齊

凡得七十餘縣得故齊王田廣相田光其守相許章及

故齊膠東將軍田既韓信爲齊王引兵詣陳與漢王共

破項羽而參留平齊未服者項籍已死天下定漢王爲

皇帝韓信徙爲楚王齊爲郡參歸漢相印高帝以長子

肥爲齊王而以參爲齊相國以高祖六年賜爵列侯與

諸侯剖符世世勿絕食邑平陽萬六百三十戶號曰平

陽侯除前所食邑以齊相國擊陳豨將張春軍破之黥

布反參以齊相國從悼惠王將兵車騎十二萬人與高

祖會擊黥布軍大破之南至蘄還定竹邑相蕭留然隱

理志斬竹邑相蕭四縣屬沛郡

義曰括地志云徐州扶繭縣城漢竹邑城也李奇云今

竹邑也故相城在符離縣西北九十里輿地志云宋共

公自睢陽徙相子城又還睢陽蕭徐州縣也古蕭叔國

城也故留城在徐州沛縣

東南五十里張良所封

參功凡下二國縣一百二十

二得王二人相三人將軍六人大莫敖漢書音義曰郡

守司馬候御史各一人孝惠帝元年除諸侯相國法更

以參為齊丞相參之相齊齊七十城天下初定悼惠王

富於春秋參盡召長老諸生問所以安集百姓如齊故

俗諸儒以百數言人人殊參未知所定聞膠西有蓋公

善治黃老言使人厚幣請之既見蓋公蓋公爲言治道
貴清靜而民自定推此類具言之參於是避正堂舍蓋
公爲其治要用黃老術故相齊九年齊國安集大稱賢
相惠帝二年蕭何卒參聞之告舍人趣治行吾將入相
居無何使者果召參參去屬其後相曰以齊獄市爲寄
慎勿擾也後相曰治無大於此者乎參曰不然夫獄市
者所以并容也今君擾之姦人安所容也吾是以先之
漢書音義曰夫獄市兼受善惡若窮極姦人無所容竄
父且爲亂秦人極刑而天下畔孝武峻法而獄繁此其
効也老子曰我無爲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參欲以道化其本不欲擾其末參始微時與
蕭何善及爲將相有卻至何且死所推賢唯參參代何

為漢相國舉事無所變更一遵蕭何約束擇郡國吏木
訕於文辭重厚長者即召除為丞相史吏之言文刻深
欲務聲名者輒斥去之曰夜飲醇酒卿大夫已下吏及
賓客見參不事事如淳曰不事丞相之事來者皆欲有言至者參
輒飲以醇酒間之欲有所言復飲之醉而後去終莫得
開說如淳曰開謂有所啓白以為常相舍後園近吏舍吏舍曰飲
歌呼從吏惡之無如之何乃請參游園中聞吏醉歌呼
從吏幸相國召按之乃反取酒張坐飲亦歌呼與相應
和參見人之有細過專掩匿覆蓋之府中無事參子宙

索隱曰宙
張律反

為中大夫惠帝怪相國不治事以為豈少朕

與索隱曰少者不足之詞故胡亥亦云丞相豈少我哉蓋帝以丞相豈不足嫌少於我哉小顏以為我年少

非乃謂密曰若歸試私從容問而父曰高帝新棄羣臣

帝富於春秋君為相日飲無所請事何以憂天下乎然

無言吾告若也索隱曰謂惠帝語密無得言我告密既汝令諫汝父當自云是已意也

洗沐歸間侍自從其所諫參參怒而笞密二百曰趣入

侍天下事非若所當言也至朝時惠帝讓參曰與密胡

治乎如淳曰猶言用密為治○索隱曰胡治也言語參何為治密也乃者我使諫君也

參免冠謝曰陛下自察聖武孰與高帝上曰朕乃安敢

望先帝乎曰陛下觀臣能孰與蕭何賢上曰君似不及

也參曰陛下言之是也且高帝與蕭何定天下法令既

明今陛下垂拱參等守職遵而勿失不亦可乎惠帝曰
善君休矣參為漢相國出入三年卒謚懿侯子窋代侯
百姓歌之曰蕭何為法顓若畫一餘張曰顓音古項反一音較。索隱曰漢書顓作講畫訓直又訓明言法明直若畫一也
講一作觀小顏云講和也畫一言其法整齊也曹參代
之守而勿失載其清淨民以寧一平陽侯窋高后時為
御史大夫孝文帝立免為侯立二十九年卒謚為靜侯
子竒代侯立七年卒謚為簡侯子時代侯時尚平陽公
主生子襄時病竊歸國立二十三年卒謚夷侯子襄代
侯襄尚衛長公主生子宗立十六年卒謚為共侯子宗
代侯征和三年宣宗坐太子死國除

太史公曰曹相國參攻城野戰之功所以能多若此者
以與淮陰侯俱及信已滅而列侯成功唯獨參擅其名
參爲漢相國清靜極言合道然百姓離秦之酷後參與
休息無爲故天下俱稱其美矣

索隱注贊曰

曹參初起

爲沛豪吏

始從中涓

先圖善置

執主執帛

攻城略地

衍氏既誅

昆陽失位

北禽夏說

東討田既

剖符定封

功無與二

市獄勿擾

清淨不事

尚主平陽

代享其利

曹相國世家第二十四

史記五十四

留侯世家第二十五

史記五十五

留侯正義曰：留，地名。志云：故留城在徐州沛縣東南。今城內有張良廟也。張良者，其先韓

人也。索隱曰：韋昭云：留，今屬彭城。按良求封留以始見高祖於留，故也。漢書云：良字子房，按王符《皇朝》並以其為韓公族，姓也。秦索賊急，乃改姓，名而韓先

有張去疾，及張誑，恐非良之先代也。良既歷代相韓，故

知其先韓人。顧氏按：後漢書云：張良出於城父，城父縣屬潁川也。正義曰：括地志云：城父在汝州郟縣東，韓

里大父開地。應劭曰：大父，相韓昭侯、宣惠王、襄哀王父也。祖父開地名。相韓昭侯、宣惠王、襄哀王父

平相釐王悼惠王。索隱曰：韓系家及悼惠王。二十三年

平卒，卒二十歲。秦滅韓，良年少，未宦事韓。韓破，良家僮

三百人，弟死不葬，悉以家財求客刺秦王，為韓報仇。以

大父父五世相韓故相。索隱曰：謂大父及父。良嘗學禮淮

南王故云五世。

陽

正義曰今陳州

東見倉海君

如淳曰秦郡縣無倉海或曰東夷君長。索隱曰然索以武

時東夷君長為倉海郡或因以名蓋得其近耳

義曰漢書武帝紀云元年東夷君南閭等降為

郡今猶藏國得之太史公修史時已降為郡自書

之括地志云藏豹在高麗南新羅北東至大海西得

士為鐵椎重百二十斤秦皇帝東游良與客狙

也狙七預反伺也徐廣曰伺候也音千恕反。索隱曰

應劭曰狙伺也一云狙伏伺也謂狙伺物必伏而候之

故今云狙擊秦皇帝博浪沙中

索隱曰服虔云地在陽

博浪城。正義曰晉地理記云鄭州

陽武縣有博浪沙按今當官道也

誤中副車

索隱曰

天子駕車三十六乘屬車即

副車而乘車即御而從後

秦皇帝大怒大索天下求

賊甚急為張良故也良乃更名姓亡匿下邳良嘗閒從

容步游下邳圯上

徐廣曰圯橋也東楚謂之圯音怡。索隱曰嘗訓經也開闢字也從容閒

暇也從容謂從任其容止不矜莊也邳披眉反按地理

志下邳縣屬東海又云邳在薛後徙此有上邳故此云

下邳李奇云上下邳人謂橋為圯文顧云沂水上橋也

惡功云圯水之上也然察見史記本有作土帝者乃引

今會稽東湖大橋名為靈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直墮

圯圯亦音夷理或然也其獲圯下索隱曰崔浩云直猶故也亦恐不然顧謂良

曰孺子下取獲良愕然欲歐之徐廣曰一曰良怒欲罵

為其老彊忍下取獲父曰殺我良業為取獲因長跪獲

之索隱曰業猶不先也謂良心父以足受笑而去良殊

大驚隨目之父去里所復還徐廣曰一曰為其老彊忍

笑而去良殊大驚父去里所復還曰孺子可教矣後五日平明與我會

父去里所復還

此良因怪之跪曰諾五日平明良往父已先在怒曰與

父去里所復還

父去里所復還

父去里所復還

三十七 卷之十 漢書

二

老人期後何也去曰後五日早會五日雞鳴良往父又

先在後怒曰後何也去曰後五日復早來五日良夜未

半往有頃父亦來喜曰當如是出一編書徐廣曰編一作篇曰

讀此則為王者師矣後十年興十三年孺子見我濟北

穀城山下黃石即我矣正義曰括地志云穀城山一名黃山在濟州東河縣東嶺州故

濟北郡孔文祥云黃石公賢遂去無他言不復見旦日

視其書乃太公兵法也正義曰七錄云太公兵法一

齊侯良因異之常習誦讀之居下邳為任俠項伯嘗殺人

從良匿後十年陳涉等起兵良亦聚少年百餘人景駒

自立為楚假王在留良欲往從之道遇沛公沛公將數

張良世家

千人略地下邳西遂屬焉沛公拜良為廐將

漢書音義曰官名

良數以太公兵法說沛公沛公善之常用其策良為他

人言皆不省良曰沛公殆天授

索隱曰始近也

故遂從之不去

見景駒及沛公之薛見項梁項梁立楚懷王良乃說項

梁曰君已立楚後而韓諸公子橫陽君成賢可立為王

益樹黨項梁使良求韓成立以為韓王以良為韓中徒

徐廣曰即司徒耳但語音訛轉故字亦隨改與韓王將千餘人西略韓地得

數城秦輒復取之往來為游兵潁川沛公之從雒陽南

出轅轅良引兵從沛公下韓十餘城擊破楊熊軍沛公

乃令韓王成留守陽翟與良俱南攻下宛西入武關沛

公欲以兵二萬人擊秦徐廣曰良說曰秦兵尚

彊未可輕臣聞其將暑者子賈豎易動以利願沛公且

留壁使人先行為五萬人具食徐廣曰五益為張旗幟

諸山上為疑兵索隱曰旗幟音其武令酈食其持重寶唱秦將秦

將果畔欲連和俱西襲咸陽沛公欲聽之良曰此獨其

將欲叛耳恐士卒不從不從必危不如因其解擊之索隱

曰謂秦將離心而解也沛公乃引兵擊秦軍大破之遂北至藍田

再戰秦兵竟敗遂至咸陽秦王子嬰降沛公沛公入秦

宮宮室帷帳狗馬重寶婦女以千數意欲留居之徐廣

諫沛公出舍沛公不聽徐廣曰一本曾諫曰沛公欲有

張良世家

曰吾欲有天下噲曰今臣從入秦宮所觀宮室帷帳珠玉重宝錯陳散入飾奇物不可勝極入其後宮美人婦女以千數此皆秦所以亡天下也願沛公急還霸上無留宮中沛公不聽良曰夫秦為無道

故沛公得至此夫為天下除殘賊宜縞素為資晉灼曰資藉也

欲沛公石秦者秦服後素以人為籍也今始入秦即安其樂此所謂助桀為

虐且忠言逆耳利於行毒藥苦口利於病索隱曰見願

沛公聽細人噲言沛公乃還軍霸上項羽至鴻門下欲擊

沛公項伯乃夜馳入沛公軍私見張良欲與俱去良曰

臣為韓王送沛公今事有急亡去不義乃具以語沛公

沛公大驚曰為將奈何良曰沛公誠欲倍項羽邪沛公

曰鯁生公小黃曰呂靜曰鯁魚也音此殆反○索隱曰鯁細小魚也音趨勾反臣噴按楚漢春秋鯁生本

姓教我距關無內諸侯秦地可盡王故聽之良曰沛公
自度能却項羽乎沛公默然良久曰固不能也今為奈
何良乃固要項伯項伯見沛公沛公與欽為壽結賓將
合項伯具言沛公不敢倍項羽所以距關者備他盜也
及見項羽後解語在項羽事中漢元年正月沛公為漢
王王巴蜀漢王賜良金百鎰珠二斗良具以獻項伯漢
王亦因太公良厚遣項伯使請漢中地如淳曰本但與巴蜀故請漢中地
項王乃許之遂得漢中地漢王之國良送至褒中正義曰
地志云褒中谷在涿州褒城縣北南山昔秦欲伐蜀路無由入乃刻石為牛五頭置金於後為言此牛能探金以遺蜀蜀侯貪信之乃令五丁共引牛墾山壘谷致之成都秦遂尋道伐之因號曰石牛道蜀賦以石門在漢

中之西襄中之北是又云斜水源出陳城縣西北新山
與襄水同源而流孤漢書溝洫志云陳水通河斜水通
渭皆以遣良歸韓良因說漢王曰王何不燒絕所過棧
道示天下無還心以固項王意乃使良還行燒絕棧道
良至韓韓王成以良從漢王故項王不遣成之國從與
俱東良說項王曰漢王燒絕棧道無還心矣乃以齊王
田榮反書告項王項王以此無西憂漢心而發兵北擊
齊項王竟不肯遣韓王乃以爲侯又殺之彭城良亡間
行歸漢王漢王亦已還定三秦矣復以良爲成信侯從
東擊楚至彭城漢敗而還至下邑漢王下馬踞鞍而問
曰吾欲捐關以東等奔之誰可與共功者良進曰九江

王黥布楚梟將與項王有郅彭越與齊王田榮反梁地
此兩人可急使而漢王之將獨韓信可屬大事當一面
即欲捐之捐之此三人則楚可破也漢王乃遣隨何說
九江王布而使人連彭越及魏王豹反使韓信將兵擊
之因舉燕代齊趙然卒破楚者此三人力也張良多病
未嘗特將也常爲畫策臣時時從漢王漢三年項羽急
圍漢王滎陽漢王恐憂與酈食其謀燒楚權食其曰昔
湯伐桀封其後於杞武王伐紂封其後於宋今秦失德
棄義侵伐諸侯社稷滅六國之後使無立錫之地陛下
誠能復立六國後世畢已受印此其君臣百姓必皆戴

陛下之德莫不鄉風慕義願爲臣妾德義已行陛下南
鄉稱霸楚必歛衽而朝漢王曰善趣刻印先生因行佩
之矣食其未行張良從外來謁漢王方食曰子房前客
有爲我計橈楚權者具以酈生語告於子房曰何如良
曰誰爲陛下畫此計者陛下事去矣漢王曰何哉張良
對曰臣請籍前箸爲大王籌之張晏曰求借所食之箸用指畫也或曰前世湯武著明之事以籌度今時之不若也曰昔者湯伐桀而封其後於杞者度
能制桀之死命也今陛下能制項籍之死命乎曰未能
也其不可一也武王伐紂封其後於宋者度能得紂之
頭也今陛下能得項籍之頭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二也

武王入殷表商容之閭

案隱曰崔浩云表者標榜其里

商容執羽蓋馮於馬徒欲以化紂而不能遂伏於太

箕子之拘

徐廣曰釋一作囚

封比干之墓今陛下能封聖

人之墓表賢者之閭式智者之門乎曰未能也其不可

三也發鉅橋之粟散鹿臺之錢以賜貧窮今陛下能散

府庫以賜貧窮乎曰未能也其不可四矣殷事已畢偃

武為軒

如淳曰革者革車也軒者赤轂乘軒也偃武備

若朱軒皮軒也謂廢兵車而用

乘車也說文云斬曲周屏車倒置于戈覆以虎皮以

示天下不復用兵今陛下能偃武行文不復用兵乎曰

未能也其不可五矣休馬華山之陽示以無所為今陛

不能休焉無所用乎曰未能也其不可六矣放牛桃林

之陰

索隱曰晉灼云在弘農南門卿谷中憲助十二州記弘農有桃丘聚古桃林也山海經云齊父之山

北有桃林以示不復輸積今陛下能放牛不復輸積乎

曰未能也其不可七矣且天下游士離其親戚棄墳墓

去故舊從陛下游者徒欲日夜望咫尺之地今復六國

立韓魏燕趙齊楚之後天下游士各歸事其主從其親

戚反其故舊墳墓陛下與誰取天下乎其不可八矣且

夫楚唯無疆六國立者復撓而從之

漢書音義曰唯當使楚無疆疆則六

國弱從之○索隱曰荀悅漢紀此事云獨可使楚無疆

盟則六國屈撓而從之又韋昭云今無疆楚者若六國

立必復屈撓從楚

是二說之意同陛下焉得而臣之誠用客之謀陛下

事去矣漢王輟食吐哺馬曰豎儒幾敗而公事

索隱曰高祖罵

翻生為豎儒謂此儒生賢子耳幾音折幾殆近也而公高祖自謂也漢書作乃公

令趣銷印漢

四年韓信破齊而欲自立為齊王漢王怒張良說漢王漢王使良授齊王信印語在淮陰事中其秋漢王追楚至陽夏南戰不利而壁固陵諸侯期不至良說漢王漢王用其計諸侯皆至語在項籍事中漢六年正月封功臣良未嘗有戰鬪功高帝曰運籌策帷帳中決勝千里外子房功也自擇齊三萬戶良曰始臣起下邳與上會留此天以臣授陛下陛下用臣計幸而時中臣願封留足矣不敢當三萬戶乃封張良為留侯與蕭何等俱封

六年上已封大功臣二十餘人其餘日夜爭功不決未

得行封上在維陽南宮從復道

如淳曰復音復上下有道故謂之復道韋昭曰

翫望見諸將往往相與坐沙中語上曰此何語留侯曰

陛下不知乎此謀反耳上曰天下屬安定何故反乎留

侯曰陛下起布衣以此屬取天下今陛下為天子而所

封皆蕭曹故人所親愛而所誅者皆生平所仇怨今軍

吏計功以天下不足偏封此屬畏陛下不能盡封恐又

見疑平生

徐廣曰多作生平

過失及誅故即相聚謀反耳上乃

憂曰為之奈何留侯曰上平生所憎羣臣所共知謹最

甚者上曰雍齒與我故

漢書音義曰未起時有故怨

數嘗窘辱我我

欲殺之為其功多故不忍留侯曰今急先封雍齒以示

羣臣羣臣見雍齒封則人人自堅矣於是上乃置酒封

雍齒為什方侯索隱曰縣名屬廣漢口正義曰括地志什加縣漢初封

雍齒為侯國而急趣丞相御史定功行封羣臣罷酒

皆喜曰雍齒尚為侯我屬無患矣劉敬說高帝曰都關

中上疑之左右大臣皆山東人多勤上都雒陽雒陽東

有城皋西有穀鼃倍河向伊雒其固亦足特留侯曰雒

陽雒有此固其中小不過數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敵此

非用武之國也夫關中左穀函正義曰穀三穀山也在洛州永寧縣西北函谷

關在陝州右隴蜀正義曰隴山南連蜀之沃野千里南

北林縣

張良世家

有巴蜀之饒北有胡苑之利

索隱曰崔浩云苑馬牧外

苑之利。正義曰博物志云北有胡苑之塞按上郡北地之北與胡接可以牧養禽獸又多致胡馬故謂胡苑

之利阻三面而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諸矣安定河渭漕

輓天下西給京師諸侯有變順流而下足以委輸此所

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也

索隱曰此言謂者蓋是依憑

如金城也故淮南子云雖有金城非粟不守又蘇秦說秦惠王云秦地勢形便所謂天府是所憑也劉敬

說是也於是高帝即日駕西都關中

索隱曰周禮三日

高祖即日西遷者蓋謂其留侯從入關留侯性多病即日即定計非即日遂行也

道引不食穀

漢書音義曰服辟穀之藥而靜居行氣

杜門不出歲餘上欲

廢太子立戚夫人子趙王如意大臣多諫爭未能得堅

決者也呂后恐不知所爲人或謂呂后曰留侯善謀計策上信用之呂后乃使建成侯呂澤劫留侯曰君常爲上謀臣今上欲易太子君安得高枕而卧乎留侯曰始上數在困急之中幸用臣策今天下安定以愛欲易太子骨肉之間雖臣等百餘人何益呂澤彊要曰爲我畫計留侯曰此難以口舌爭也顧上有不能致者天下有四人

索隱曰四人四皓也謂東園公綺里季夏黃公角里先生按陳留志云園公姓唐字宣明居園中因以爲號夏黃公姓崔名廣字少通齊人隱居夏里脩道故號曰夏黃公角里先生河內軹人六伯之後姓周名術字元道京師號曰霸上先生一曰角里先生孔父秘記依祿里皆王助據崔氏周氏世譜及陶潛四八目而爲此

四人者年老矣皆以爲上慢侮人故逃匿山中義

不爲漢臣然上高此四人今公誠能無愛金玉璧帛令
太子爲書卑辭安車因使辯士固請宜來來以爲客時
時從入朝令上見之則必異而問之問之上知此四人
賢則一助也於是吕后令吕澤使人奉太子書卑辭享
禮迎此四人四人至客建成侯所漢十一年黥布反上
病欲使太子將往擊之四人相謂曰凡來者將以存太
子太子將兵事危矣乃說建成侯曰太子將兵有功則
位不益太子無功還則從此受禍矣且太子所與俱諸
將皆嘗與上定天下梟將也今使太子將之此無異使
羊將狼也皆不肯爲盡力其無功必矣臣聞母愛孝子

抱

索隱曰此語出韓子

今戚夫人日夜侍御趙王如意常抱居前

上曰終不使不肖子居愛子之上明乎其代太子位必

矣君何不急請呂后承閒爲上泣言黥布天下猛將也

善用兵今諸將皆陛下故等夷

徐廣曰夷猶儕也○索隱曰如淳云等夷言等

輩乃令太子將此弱無異使羊將狼莫肯爲用且使布

聞之則鼓行而西耳

晉灼曰鼓行而西言無所畏也

上雖病彊載輜車

卧而護之諸將不敢不盡力上雖苦爲妻子自彊於是

呂澤立夜見呂后呂后承閒爲上泣涕而言如四人意

上曰吾惟豎子固不足道而公自行耳於是上自將兵

而東羣臣居守皆送至霸上留侯病自彊起至曲郵

司馬

魁曰長安縣東有曲動聚。○索隱曰郵音尤曲郵聚今在新豐西俗謂之郵頭漢書舊儀云五里一郵到人居間相去二里半按郵乃分之處見上曰臣宜從病甚楚人票疾願上無

與楚人爭鋒因說上曰令太子爲將軍監關中兵上曰子房雖病彊卧而傳太子是時叔孫通爲太傅留侯行少傅事漢十二年上從擊破布軍歸疾益甚愈欲易太子留侯諫不聽因疾不視事叔孫太傅稱說引古今以死爭太子上詳許之猶欲易之及燕置酒太子侍四人從太子年皆八十有餘鬚眉皓白衣冠甚偉上怪之問曰彼何爲者四人前對各言名姓曰東園公角里先生綺里季夏黃公上乃大驚曰吾求公數歲公辟逃伐今

公何自從吾兒游乎四人皆曰陛下輕士善罵臣等義
 不受辱故愁而亡匿竊聞太子為人仁孝恭敬愛士天
 下莫不延頸欲為太子死者故臣等來耳上曰煩公幸
 卒調護太子如淳曰調護四人為壽已畢趨去上目送
 之召戚夫人指示四人者曰我欲易之彼四人輔之羽
 翼已成難動矣呂后真而主矣戚夫人泣上曰為我楚
 舞吾為若楚歌歌曰鴻鵠高飛一舉千里羽翮已就橫
 絕四海橫絕四海當可奈何雖有繒繳韋昭曰繒繳大射
繒一說云繒一弦可以仰射高者故云繒也尚安所施
 歌數闋索隱曰闋曲穴反謂曲也戚夫人嗷唏流涕上起

去罷酒竟不易太子者留侯本招此四人之力也留侯

從上擊代出奇計焉邑下

徐廣曰一云出奇計下焉邑

及立蕭何相

國

漢書音義曰何時未為相國勸高祖立之

所與上欲容言天下事甚眾非

天下所以存亡故不著留侯乃稱曰家世相韓及韓滅

不愛萬金之資為韓報讎彊秦天下振動今以三寸舌

為帝者師

索隱曰音狄緯云舌在口長二寸象斗玉衡

封萬戶位列侯此布

衣之極於良足矣願棄人間事欲從赤松子游耳

松子神農時雨師能入火自燒崑崙山上隨風雨上下也乃學辟穀道引輕身

云乃學道引欲輕身索隱曰辟實亦反

會高帝崩呂后德留侯乃彊食之

曰人生一世間如白駒過隙何至自苦如此乎留侯不

得已彊聽而食後八年卒謚為文成侯子不疑代侯

曰文成侯立十六年卒子不疑代立十年坐與子房始門大夫吉謀殺故丞相呂氏當死贖為城旦國除

所見下邳圯上老父與太公書者後十三年從高帝過

濟北果見穀城山下黃石取而葆祠之徐黃曰史記參寶字皆作葆

留侯死并葬黃石冢正義曰括地志云漢張良墓在徐州沛縣東六十五里與留城相近

每上冢伏臘祠黃石留侯不疑孝文帝五年坐不敬國

除

太史公曰學者多言無鬼神然言有物索隱曰物謂精怪又蔡物也

至如留侯所見老父予書亦可怪矣索隱曰詩緯云所

老子以書授張良亦異說耳父後化為黃石高祖離困者數矣而留侯常有

張良世家傳

功力焉豈可謂非天乎上曰夫運籌擬帷帳之中決勝
千里外吾不如子房余以為其人計魁梧奇偉應劭曰
虛壯入之意索隱曰蘇林云梧音梧蕭談云今讀為吾非也小顏云言其可警悟於人至見其圖
狀貌如婦人好女蓋孔子曰以貌取人失之子羽索隱曰
問蒼臺滅明字也仲尼弟子傳云狀貌甚惡又家語留
云子羽有君子之容而行不稱其貌與史記文同侯亦云

索隱述贊曰

留侯倜儻

志懷憤惋

五代相韓

一朝歸漢

進履宜假

運籌神弄

橫陽既立

申徒作杆

灞上扶危

固陵靜亂

人稱三傑

難推八難

赤松願遊

白駒難絆

嗟彼雄略

留非勝岸

留侯張良世家第二十五

史記五十五

陳丞相世家第二十六

史記五十六

陳丞相平者陽武戶牖鄉人也

徐廣曰陽武屬魏地戶牖今為東晉縣屬陳留

○索隱曰徐廣云陽武屬魏而地理志屬河南郡蓋梁陽武分屬梁國耳徐又云戶牖今為東晉縣屬陳留與

漢書地理志同按是秦時戶牖鄉屬陽武至漢以戶牖為東晉縣隸陳留郡也○正義曰陳留風俗傳云東晉

縣衛地故陽武之戶牖鄉也括地志云東晉故城在汴州陳留縣東北少時家貧好讀書

有田三十畝獨與兄伯居伯常耕田縱平使游學平為人

長美色人或謂陳平曰貧何食而肥若是其嫂嫉平之

不視家生產曰亦食糠覈耳

徐廣曰覈音核糲案孟康曰麥糠中不破者也晉灼

曰覈音紇京師謂麤屑為紇頭有叔如此不如無有伯聞之逐其婦而

棄之及平長可娶妻富人莫肯與者貧者平亦恥之久

之戶牖富人

有張負索隱曰按負是婦人老宿之稱猶

或恐是

張負女孫五嫁而夫輒死人莫敢娶平欲得之

邑中有喪平貧侍喪以先往後罷爲助張負既見之喪

所獨視偉平平亦以故後去負隨平至其家家乃負郭

窮巷

索隱曰高誘註戰國策云負郭居也

以弊席爲門然門外多有長

者車轍

索隱曰一作軌轍言長者所乘安車與載運之車軌轍或別

張負歸謂其子

仲曰吾欲以女孫予陳平張仲曰平貧不事事一縣中

盡笑其所爲獨奈何予女乎負曰人固有好美如陳平

而長貧賤者乎卒與女爲平貧乃假貸幣以聘予酒肉

之資以內婦負誠其孫曰毋以貧故事人不謹事兄伯

如事父事嫂如母

此兄伯已逐其婦

平既娶張氏女齊用

益饒游道曰廣里中社平為宰

索隱曰其里名庫上社者漢書曰陳留東晉庫

上里社碑云惟斯庫里古陽武之

牖鄉陳平由此社宰遂相高祖分肉食甚均父老曰

善陳孺子之為宰平曰嗟乎使平得宰天下亦如是肉

矣陳涉起而王陳使周市略定魏地立魏咎為魏王與

秦軍相攻於臨濟陳平固已前謝其兄伯

漢書曰我曰謝語其兄伯

事從少年往事魏王咎於臨濟魏王以為太僕說魏王

不聽人或讒之陳平亡去久之項羽略地至河上陳平

往歸之從入破秦賜平爵卿

張晏曰禮秩如卿不治事

項羽之東王

彭城也漢王還定三秦而東毅王反楚項羽乃以平為

信武君將魏王咎客在楚者以往擊降殺王而還項王
使項悍拜平爲都尉賜金二十溢居無何漢王攻下殷
王項王怒將誅定殷者將吏陳平懼誅乃封其金與印
使使歸項王而平身間行杖劍亡渡河船人見其美大
夫獨行疑其亡將要中當有金玉寶器目之欲殺平平
恐乃解衣裸而佐刺舩舩人知其無有乃止平遂至脩
武降漢漢徐廣曰二年因魏無知求見漢王索隱曰張敞與朱邑書云陳平須魏
脩而後進孟漢王召入是時萬石君奮爲漢王中涓徐
東云即無知平亦曰受平謁入見平平等七人俱進賜食王曰罷就
舍矣平曰臣爲事來所言不可以過今日於是漢王與

語而說之問曰子之居楚何官曰爲都尉是日乃拜平

爲都尉使爲參乘典護軍諸將盡謹

索隱曰謹謹也音謹又音宣漢書所

謂曰大王一日得楚之亡卒未知其高下而即與同載

反使監護軍長者漢王聞之愈益幸平遂與東伐項王

至彭城爲楚所敗引而還收散兵至滎陽以平爲亞將

屬於韓王信軍廣武絳侯灌嬰等咸讒陳平曰平雖夷

丈夫如冠玉耳其中未必有也

漢書音義曰飾冠以下光好外具中非所有

臣聞平居家時盜其嫂事魏不容亡歸楚歸楚不中又

亡歸漢今日大王尊官之令護軍臣聞平受諸將金金

多者得善處金少者得惡處平反覆亂臣也願王察之

漢王疑之召讓魏無知無知曰臣所言者能也陛下所問者行也今有尾生孝已之行如淳曰孝已高而無益於勝負之數陛下何暇用之乎楚漢相距臣進奇謀之士顧其計誠足以利國家不耳且盜嫂受金又何足疑乎漢王召讓平曰先生事魏不中遂事楚而去今又從吾游信者固多心乎平曰臣事魏王魏王不能用臣說故去事項王項王不能信人其所任愛非諸項即婁之昆弟雖有奇士不能用平乃去楚聞漢王之能用平故歸大王臣躒身來不受金無以爲資誠臣計畫有可采者願大王用之使無可用者金具在請封輸信得請罷

骨漢王乃謝厚賜拜爲護軍中尉盡護諸將諸將乃不敢復言其後楚急攻絕漢甬道圍漢王於滎陽城久之漢王患之請割滎陽以西以和項王不聽漢王謂陳平曰天下紛紛何時定乎陳平曰項王爲人恭敬愛人士之廉鄧好禮者多歸之至於行功爵邑重之士亦以此不附今大王慢而少禮士廉鄧者不來然大王能饒人以爵邑士之頑鈍如淳曰猶無廉隅嗜利無恥者亦多歸漢誠名去其兩短襲其兩長天下指麾則定矣然大王資得人不能得廉鄧之士顧楚有可亂者彼項王骨鯁之臣亞父鍾離時龍且周殷之屬不過數人耳大王誠能出

指數萬斤金行反間間其君臣以疑其心項王爲人意
忌信讒必內相誅漢因舉兵而攻之破楚必矣漢王以
爲然乃出黃金四萬斤與陳平恣所爲不問其出入陳平
既多以金縱反間於楚軍宣言諸將鍾離昧等爲項王
將功多矣然終不得裂地而王欲與漢爲一以滅項氏
而分王其地項羽果意不信鍾離昧等項王既疑之使
使至漢漢王爲太牢具舉進見楚使即詳驚曰吾以爲
亞父使乃項王使復持去更以惡草具戰國策云食馬駮以草具如淳云葉草籠惡之具進楚使楚使歸具以報項王
項王果大疑亞父亞父欲急攻下滎陽城項王不信不

肯聽亞父聞項王疑之乃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
爲之願請骸骨歸歸未至彭城疽發背而死陳平乃夜
出女子二千人滎陽城東門楚因擊之陳平乃與漢王
從城西門夜出去遂入關收散兵復東其明年淮陰侯
破齊自立爲齊王使使言之漢王漢王大怒而罵陳平
躡漢王漢書音義曰躡謂躡漢王足漢王亦悟乃厚遇齊使使張子
房卒立信爲齊王封平以戶牖鄉用其奇計策卒滅楚
常以護軍中尉從定燕王臧荼漢六年人有上書告楚
王韓信反高帝問諸將諸將曰亟發兵坑豎子耳高帝
默然問陳平平固辭謝曰諸將云何上具告之陳平曰

人之上書言信反有知之者乎曰未有曰信知之乎曰不知陳平曰陛下精兵孰與楚上曰不能過平曰陛下將用兵有能過韓信者乎上曰莫及也平曰今兵不如楚精而將不能及而舉兵攻之是趣之戰也竊為陛下危之上曰為之奈何平曰古者天子巡狩會諸侯南方有雲夢陛下第出偽游雲夢索隱曰蘇林云第且也小顏云但也會諸侯於陳陳楚之西界正義曰陳今陳州也韓信都彭城號楚王故陳州為楚西界信聞天子以好出游其勢必無事而郊迎謁謁而陛下因禽之此特一力士之事耳高帝以為然乃發使告諸侯會陳吾將南游雲夢上因隨以行行未至陳楚王信果郊迎

道中高帝豫具武士見信至即執縛之載後車信呼曰

天下已定我固當享高帝顧謂信曰若毋聲而反明矣

武士反接之

漢書音義曰反縛兩手

遂會諸侯于陳盡定楚地還

至雒陽赦信以爲淮陰侯而與功臣剖符定封於是與

平剖符世世勿絕爲戶牖侯平辭曰此非臣之功也上曰

吾用先生謀計戰勝尅敵非功而何平曰非魏無知臣

安得進上曰若子可謂不背本矣乃復賞魏無知其明

年以護軍中尉從攻反者韓王信於代卒至平城爲匈奴

所圍七日不得食高帝用陳平奇計使單于闕氏蘇林

曰闕氏音焉圍以得開高帝既出其計秘世莫得聞桓譚

如漢皇后

新論或云陳平為高帝解平城之圍則言其事必世莫
能聞此以工妙善故藏隱不傳子能從知斯事否吾
應之曰此策乃反薄陋拙惡故隱而不泄高帝見閼七
日陳平往此說閼氏閼氏言於單于而出之以是知其
用說之事矣彼陳平必言漢有女為道其容貌
天下無有今困急已馳使歸迎取欲運與單于見
此人必大好愛之愛之則閼氏日以遠疎不如及其未
到令漢得脫去去亦不持女來矣閼氏婦女有妬妬之
性必憎惡而事夫之此說簡而要及得其用則欲使神
怪故隱匿不泄也劉子駿聞吾言乃立稱善焉按漢書
音義應劭說此事大旨與桓譚論畧同不知是應
全取桓論或別有所聞乎今觀桓論似本無說
南過曲逆地理志縣屬中山也。索隱上其城望見其
屋室甚大曰壯哉縣吾行天下獨見洛陽與是耳顧問
御史曰曲逆戶口幾何對曰始秦時三萬餘戶間者兵
數起多亡匿今見五千戶於是乃詔御史更以陳平為

曲逆侯盡食之除前所食戶牖其後常以護軍中尉從
攻陳豨及黥布凡六出奇計輒益邑凡六益封奇計或
頗祕世莫能聞也高帝從破布軍還病創徐行至長安
燕王盧綰反上使樊噲以相國將兵攻之既行人有短
惡噲者高帝怒曰噲見吾病乃冀我死也用陳平謀而
召絳侯周勃受詔牀下曰陳平亟馳傳載勃代噲將平
至軍中即斬噲頭二人既受詔馳傳未至軍行計之曰
樊噲帝之故人也功多且又乃呂后弟呂領之夫有親
且貴帝以忿怒故欲斬之則恐後悔寧囚而致上上自
誅之未至軍爲壇以節召樊噲噲受詔即反接載檻車

傳詣長女而令絳侯勃代將兵定燕反縣平行開高
帝崩平恐呂太后及呂頤讓怒乃馳傳先去逢使者詔
平與灌嬰坐於滎陽平受詔立復馳至宮哭甚哀因奏
事喪則呂太后哀之曰君勞出休矣平畏讓之就因固
請得宿衛中太后乃以為郎中令曰傳教孝惠如傳曰
傳是後呂頤讓乃不得行樊噲至則赦復爵邑孝惠帝
從卒相國曹參卒以安國侯王陵為右丞相徐廣曰王陵以客從
起豐以既將別守豐上東因從戰不利奉孝惠魯元出
睢水中封為雍侯高祖八年定食安
武侯至玄孫陳平為左丞相王陵者故沛人始為縣豪
坐封金國除
高祖微時兄事陵陵少文任氣好直言及高祖起沛入

至咸陽陵亦自聚黨數千人居南陽不肯從沛公及漢王之還攻項籍陵乃以兵屬漢項羽取陵母置軍中陵使至則東鄉坐陵母欲以招陵陵母既私送使者泣曰爲老妾語陵謹事漢王漢王長者也無以老妾故持二心妾以死送使者遂伏劍而死項王怒烹陵母陵卒從漢王定天下以善雍齒雍齒高帝之仇而陵本無意從高帝以故晚封爲安國侯安國侯既爲右丞相二歲孝惠帝崩高后欲立諸呂爲王問王陵王陵曰不可問陳平陳平曰可呂太后怒乃詳遷陵爲帝太傅實不用陵陵怒謝疾免杜門竟不朝請七年而卒陵之免丞相呂

太后乃徙平爲右丞相以辟陽侯審食其爲左丞相左丞相不治常給事於中

孟康曰不在治處便止宮中

食其亦沛人漢

王之敗彭城西楚取太上皇呂后爲質食其以舍人侍呂后其後從破項籍爲侯幸於呂太后及爲相居中百官皆因決事呂頹常以前陳平爲高帝謀執樊噲數讒曰陳平爲相非治事日飲醇酒戲婦女陳平聞日益甚呂太后聞之私獨喜面質呂頹於陳平曰鄙語曰兒婦人口不可用顧君與我何如耳無畏呂頹之讒也呂太后立諸呂爲王陳平僞聽之及呂太后崩平與太尉勃合謀卒誅諸呂立孝文皇帝陳平本謀也審食其免相

徐廣曰審食其初以舍人起侍呂后孝惠帝於沛又從
在楚封二十五年文帝三年死子平代代二十二年景
帝三年坐謀反國除一本云食其免後為淮南王所殺
文帝令其子平嗣侯菑川王反辟陽近菑川平降之國
除孝文帝立以為太尉勃親以兵誅呂氏功多陳平欲
讓勃尊位乃病謝孝文帝初立怪平病問之平曰高祖
時勃功不如臣平及誅諸呂臣功亦不如勃願以右丞
相讓勃於是孝文帝乃以絳侯勃為右丞相位次第一
平徙為左丞相位次第二賜平金千斤益封三千戶居
頃之孝文皇帝既益明習國家事朝而問右丞相勃曰
天下一歲決獄幾何勃謝曰不知問天下一歲錢穀出
入幾何勃又謝不知汗出沾背愧不能對於是上亦問

左丞相平平曰有主者上曰主者謂誰平曰陛下即問

決獄責廷尉問錢穀責治粟內史上曰苟各有主者而

君所主者何事也平謝曰主臣張晏曰若今人謝曰皇

怯見之莫不主臣孟東曰主臣主羣臣也若今言人主

也韋昭曰言主臣道不敢欺也。索隱曰蘇林與孟康

同既古人所未了陛下不知其驚下使待罪宰相宰相

者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育萬物之宜外鎮撫四

夷諸侯內親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焉孝文帝

乃稱善右丞相大慙出而讓陳平曰君獨不素教我對

陳平笑曰君居其位不知其任邪且陛下即問長安中

盜賊數漢書音義曰頭數也君欲彊對邪於是絳侯自知其能不

如平遠矣居頃之絳侯謝病請免相陳平專爲一丞相
孝文帝二年丞相陳平卒謚爲獻侯子共侯買代侯二
年卒子簡侯恢代侯二十三年卒子何代侯三十三年
何坐略人妻棄市國除始陳平曰我多陰謀是道家之
所禁吾世即廢亦已矣終不能復起以吾多陰禍也然
其後曾孫陳掌以衛氏親貴戚願得續封陳氏然終不
得徐廣曰陳掌者
衛青之子婿

太史公曰陳丞相平少時本好黃帝老子之術方其割
肉俎上之時其意固已遠矣傾側擾攘楚魏之間卒歸
高帝常出奇計救紛糾之難振國家之患及呂后時事

多故矣然平竟自脫定宗廟以榮名終稱賢相豈不善
始善終哉非知謀孰能當此者乎

索隱述贊曰

曲逆窮巷

門多長者

宰肉先均

佐喪後罷

魏楚更用

腹心難假

棄印封金

刺舂露保

間行歸漢

委質麾下

滎陽計全

平城圍解

淮陵讓勃

哀多益寡

應變合權

克定宗社

陳丞相世家

第二十六

史記五十六

絳侯周勃世家第二十七

史記五十七

絳侯周勃者沛人也其先卷人

徐廣曰卷縣在滎陽。索隱曰韋昭云屬河南。

地理志亦然。然則後置滎陽郡而卷隸焉。音丘玄反。林音丘權反。正義曰括地志云故卷城在鄭州原武。

縣西北七里。釋例地名。徙沛勃以織薄曲為生。蘇林曰云卷縣所理垣雍城。

曲月令曰具曲植。索隱曰謂勃本以織蠶薄為生。蔡韋昭云北方謂薄為曲。許慎註淮南云曲。薄也。郭璞

註方言云植。縣曲。常為人吹簫給喪事。如淳曰以樂喪。柱也。音直吏反。

吹簫以樂喪。賓若樂人也。索隱曰左。傳歌虞賓猶今挽歌類。歌者或有簫管。材官引彊。漢書

曰能引彊弓。官如今挽彊司馬也。高祖之為沛公初。索隱曰晉灼云中著嘉為材官。蹶張。高祖之為沛公初。

起勃以中涓從攻胡陵。下方與方與反。與戰却。適攻豐。

擊秦軍碭。東還。軍留及蕭。復攻碭。破之。下下邑。先登。賜

爵五大夫攻蒙盧敢之地索隱曰二縣名擊章邯車騎殿

服虔曰略得殿兵也如淳曰殿不進也贊曰在軍後曰殿孫檢曰一說上功曰最下功曰殿戰功曰多周勃事

中有此三品與諸將俱計功則曰殿最獨捷則曰多多義見周禮故此云擊章邯車騎殿又云先至城下為多

又云攻槐里定魏地攻爰戚東緡徐黃曰蜀山陽。索

好時最是也地理志山陽有東緡縣音旻然則戶牖之為東緡音昏

是蜀陳留者音昏蜀山陽者音旻。正義曰緡眉貧反括地志云東緡故城漢縣以往至栗正義曰括地志取之

攻齧桑先登索隱曰徐氏云擊秦軍阿下破之索隱曰

之追至濮陽下甄城攻都關索隱曰地理志定陶襲取

宛胸正義曰宛劬二音得單父正義曰善甫今夜襲取

臨濟攻張漢書音義曰攻壽張。索隱曰地以前至卷

破之擊李由軍雍丘下攻開封先至城下為多大頡曰勃士卒

至者多如淳曰後章邯破殺項梁沛公與項羽引兵東周禮戰功曰多

如碭自初起沛還至碭一歲二月索隱曰謂初起沛及還至碭得一歲又更

二月楚懷王封沛公號安武侯為碭郡長沛公拜勃為虎

賁令徐廣曰一云句省令。索隱曰漢書云襄賁令賁音肥縣名屬東海徐廣又云句省令所見本各別

以令從沛公定魏地攻東郡尉於城武破之擊主離軍

破之攻長社先登攻潁陽緱氏正義曰緱音絀洛州縣絕河津正義

曰即古平陰津在洛州洛陽縣東北擊趙賁軍尸北索隱曰賁音肥人姓名尸即尸鄉今偃師

也謂尸南攻南陽守齟破武關峽關破秦軍於藍田至

咸陽滅秦項羽至以沛公為漢王漢王賜勃爵為威武

侯索隱曰或封號未必縣名從入漢中拜為將軍還定三秦至秦

賜食邑懷德正義曰括地志云懷德故城在同州朝邑縣西南攻槐里好時最

如淳曰於將率之中功為最。擊趙主內史保於咸陽

最北攻漆索隱曰地理志二縣屬右扶風漆縣在右扶風擊章平姚

印章索隱曰印音五即反平下將西定沂正義曰沂有反今龍州沂源縣本漢之沂源縣也

還下郿正義曰音眉括地志云郿縣東北頻陽索隱曰地理志陽屬左馮翊。正義曰括地志云頻陽故城在宜州士門縣南今縣併入同官縣屬雍州宜州發圍章

邯廢丘索隱曰地理志魏里周曰大丘懿王都之秦更而書之又云廢丘者以章邯破西丞徐廣曰天水有西本都廢丘而正亦據舊書之

破西丞徐廣曰天水有西

擊盜巴軍破之如淳曰

西南本漢西縣也破西縣丞

攻上邽

正義曰音主秦州縣也

東守嶢關轉擊項籍攻曲逆最還

守敖倉追項籍籍已死因東定楚地泗川東海郡凡得

二十二縣還守雒陽櫟陽賜與潁陽侯共食鍾離

索隱曰此

理志縣名屬九江古鍾離子國正義曰括地志云按潁陰故城在陳州南潁縣西北鍾離故城在濠州鍾離

比以將軍從高帝擊反者燕王臧荼破之易下

索隱曰

如字讀易水名因以為縣在涿郡謂破荼軍於易水之下言逆水也正義曰括地志云易縣故城在幽州歸

義縣東南燕桓侯所將卒當馳道為多索隱曰小顏以

道或以馳道為秦之馳道故賈賜爵列侯剖符世世勿

絕食絳

正義曰括地志云絳邑城漢絳縣在絳州曲沃縣南或以為秦之舊馳道也

八千一

百八十戶號絳侯以將軍從高帝擊反韓王信於代降

下霍人

索隱曰蕭該云左傳以霍陽子歸納諸霍人杜預云晉邑也或依斷○正義曰霍音瑣又音蘇

寡反顏師古音山勢又按霍當作篋屬太原郡括地志云漢人故城在代州繁峙縣界按樊噲傳作霍入音同

以前至武泉

徐廣曰蜀雲中○正義曰擊胡騎破之武泉北轉攻韓信軍銅鞮

泉北轉攻韓信軍銅鞮

正義曰括地志云銅鞮故城在潞州銅鞮縣東十五里州西六

井州東南破之還降太原

正義曰井州縣從銅鞮還井降六縣也六城擊

韓信胡騎晉陽下破之下晉陽後擊韓信軍於浞石

曰浞音沙或曰地名○索隱曰晉灼音破之追北八十

里還攻樓煩

正義曰地志云在井州崞縣界郡三城因擊胡

騎平城下

正義曰地志云在鴈門郡括地志云朔州定襄本漢平城縣也

馳道為多勃遷為太尉擊陳豨屠馬邑所將卒斬豨將

軍乘馬絺

徐廣曰姓乘馬○索隱曰絺名也乘馬道反

擊韓信陳豨趙利軍

於樓煩破之得豨將宋最鴈門守國

索隱曰國守之因

因

轉攻得雲中守趙

索隱曰音速○正義曰括地志云雲中故城在勝州榆林縣東北素雲中

郡丞相箕肆將勲

徐廣曰箕一作箕勲一作肆音如字包愷音少

四反漢書勲定鴈門郡十七縣雲中郡十二縣因復擊

作博字並誤

豨靈丘破之

索隱曰地理志縣名屬代郡○正義曰括地志云靈丘故城在蔚州靈丘縣東漢縣

也斬豨得豨丞相程縱將軍陳武都尉高肆定代郡九

縣燕王盧綰反勃以相國代樊噲將擊下薊得綰大將

抵丞相偃守陁

張晏曰盧綰

太尉弱御史大夫施屠渾

都

徐廣曰在上谷○索隱曰施名也屠滅之也地理志渾都縣屬上谷一云御史大夫姓施屠名渾都○正

義曰括地志云蘭州破綰軍上蘭正義曰括地志云蘭州懷戎縣東北有馬

蘭溪水復擊破綰軍沮陽徐廣曰在上谷馴案服虔曰

沮陽縣屬上谷○正義曰括地志云上谷郡故城在追

至長城正義曰即馬邑長城亦名定上谷十二縣右北

平十六縣遼西遼東二十九縣漁陽二十二縣最從高

帝索隱曰最部凡也謂摠舉其得相國一人丞相二人

將軍二千石各三人別破軍二十城三定郡五縣七十

九得丞相大將各一人勃為人木彊敦厚高帝以為可

屬大事勃不好文學每召諸生說士東鄉坐而責之如

曰勃自東鄉坐責諸生趣為我語其推少文如此令直

說士不以賓主之禮

周勃世家

言勿稱經書也韋昭曰惟不撓曲直至如惟索隱曰大顏云俗謂愚爲鈍惟音直迨反今按惟如字讀之謂勃召說士東向而坐責之云趣爲我語其質朴之性以斯惟之其少文皆如此勃既定燕而歸

高祖已崩矣以列侯事孝惠帝孝惠帝六年置太尉官

徐廣曰功臣表以將相表皆高后四年始置太尉。正義曰下云以勃爲太尉十歲高后崩按孝惠六年高后

八年崩是十年耳而功臣表及將相表云高后四年置太尉官未詳以勃爲太尉十歲高

后崩呂祿以趙王爲漢上將軍呂產以呂王爲漢相國

秉漢權欲危劉氏勃爲太尉不得入軍門陳平爲丞相

不得任事於是勃與平謀卒誅諸呂而立孝文皇帝其

語在呂后孝文事中文帝旣立以勃爲右丞相賜金五

千斤食邑萬戶居月餘人或說勃曰君旣誅諸呂立代

王威震天下而君受厚賞處尊位以寵父之即禍及身
 矣勃懼亦自危乃謝請歸相印上許之歲餘丞相平卒
 上復以勃為丞相十餘月上曰前日吾詔列侯就國或
 未能行丞相吾所重其率先之乃免相就國歲餘每河
 東守尉行縣至絳絳侯勃自畏恐誅常被甲令家人持
 兵以見之其後人有上書告勃欲反徐廣曰文帝四年下廷尉
 廷尉下其事長安逮捕勃治之勃恐不知置辭吏稍侵
 辱之勃以千金與獄吏獄吏乃書牘李詩曰吏所執簿示之
昭曰牘版。索隱曰簿即牘也故魏志秦必以簿擊煩則亦簡牘之類曰以公主為證公
 主者孝文帝女也勃太子勝之尚之韋昭曰尚奉故獄

吏教引為證勃之益封受賜盡以予薄昭及繫急薄昭

為言薄太后太后亦以為無反事文帝朝太后以冒絮

提文帝徐廣曰提音弟關案應劭曰陌額絮也如淳曰太后憲怒遺得左右物提之也管灼曰巴蜀異

物志謂頭上巾為冒絮。索隱曰服虔云綸絮也提音

弟又音啼非也蕭該音底提者擲也蕭音為得志者與

也遭者逢也謂太后嗔乃逢冒絮因以提帝陌字乃曰

音為發額之陌入聲方言云懷中南楚間云陌額也曰

絳侯綰皇帝璽應劭曰言勃誅諸呂廢少帝于將兵於

比軍不以此時反今居一小縣顧欲反邪文帝既見絳

侯獄辭乃謝曰吏事方驗而出之於是使使持節赦絳

侯復爵邑絳侯既出曰吾嘗將百萬軍然安知獄吏之

貴乎絳侯復就國孝文帝十一年卒謚為武侯子勝之

代侯六歲尚公主不相中

如淳曰猶言不相合當

坐殺人國除絕

一歲文帝乃擇絳侯勃子賢者河內守亞夫封為絳侯

徐廣曰表皆作蒯字。案服虔曰蒯音條。索隱曰地理志條縣屬渤海郡。正義曰括地志云故蒯城俗名

南條城在德州蒯縣南漢縣續絳侯後條侯亞夫自未侯為河內守

時許負相之

索隱曰應劭云負河內溫人老嫗也姚代按楚漢春秋為相封負為鳴雌亭侯是知

婦人亦曰君後三歲而侯侯八歲為將相持國秉索隱曰音

有封邑柄貴重矣於人臣無兩其後九歲而君餓死亞夫笑曰

臣之兄已代父侯矣有如卒子當代亞夫何說侯乎然

既已貴如負言又何說餓死指示我許負指其口曰有

從理入口

索隱曰從音子容反從理橫理

此餓死法也居三歲其兄絳

侯勝之有罪孝文帝擇絳侯子賢者皆推亞夫乃封亞

夫為條侯續絳侯後文帝之後六歲匈奴大入邊乃以

宗正劉禮為將軍軍霸上正義曰霸記云霸陵即霸上

北祝茲侯徐厲為將軍軍棘門正義曰孟康云秦時宮

北秦王以河內守亞夫為將軍軍細柳正義曰在渭

州咸陽以備胡上自勞軍至霸上及棘門軍直馳入將

以下騎送迎已而之細柳軍軍士吏被甲銳兵刃彀弓

弩持滿索隱曰彀者張也天子先驅至不得入先驅曰天子凡

至軍門都尉曰將軍令曰軍中聞將軍令不聞天子之

詔索隱曰六韜云軍居無何上至又不准入於是上乃

詔中之事不聞君命

使使持節詔將軍吾欲入勞軍亞夫乃傳言開壁門壁
門士吏謂從屬車騎曰將軍約軍中不得驅馳於是天
子乃按轡徐行至營將軍亞夫持兵揖曰介冑之士不
拜請以軍禮見應劭曰禮介者不拜。索隱曰應劭云左傳晉卻克三肅使者而退杜預注肅若今搢鄭衆注周禮肅拜云但俯下耳今時搢是天子爲動改容式車索隱曰前橫木若上有使人稱謝皇帝敬勞將軍成禮而去既敬則俯身憑之使人稱謝皇帝敬勞將軍成禮而去既
出軍門羣臣皆驚文帝曰嗟乎此真將軍矣義者霸上
棘門軍若兒戲耳其將固可襲而虜也至於亞夫可得
而犯邪稱善者久之月餘三軍皆罷乃拜亞夫爲中尉

正義曰漢書百官表云中尉秦官掌檄巡京師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執金吾應劭云吾者禦也掌執金吾以禦

非常頻師古云金吾為名主辟不祥天子出行戒孝文主先導以備非常故執此鳥之象因以名官也

且崩時誡太子曰即有緩急周亞夫真可任將兵文帝

崩拜亞夫為車騎將軍孝景三年吳楚反亞夫以中尉

為太尉正義曰漢書百官表云太尉秦官掌武元狩四

部尚書也東擊吳楚因自請上曰楚兵剽輕索隱曰漢書亞夫至淮陽問薛

都尉為畫此計亞夫從之今此云自請者蓋此亦聞難

疑而傳疑漢史得其實也剽音七妙反輕讀從去声難

與爭鋒願以梁委之索隱曰謂以梁委之於吳使吳絕

其糧道乃可制上許之太尉既會兵滎陽吳方攻梁梁

急請救太尉引兵東北走昌邑深壁而守梁日使使請

太尉太尉守便宜不肯往梁上書言景帝景帝使使詔

救梁太尉不奉詔堅壁不出而使輕騎兵弓高侯等

曰韓頤當也。正義曰弓高滄州縣。絕吳楚兵後食道吳兵之粮飢數欲

挑戰終不出夜軍中驚內相攻擊擾亂至於太尉帳下

太尉終卧不起頃之復定後吳奔壁東南陬

陬音海曰陬隅也。索

隱曰音鄒又音子侯反。太尉使備西北已而其精兵果奔西北不

得入吳兵既餓乃引而去太尉出精兵追擊大破之吳

王濞弃其軍而與壯士數千人走保於江南丹徒

隱

曰地理志縣屬會稽。正義曰括地志云丹徒故城在潤州丹徒縣東南漢丹徒縣也晉太康地志云吳王濞反走丹徒越人殺之於此城南徐州記云秦使蕭衣盤其地因謂之丹徒盤處今在故縣西北六里丹徒東北南連巨壘紆屈曲有象龍形故秦鑿絕頂闊百餘步又夾坑龍首以毀其形坑之所在即今龍目二湖悉成田

漢兵因乘勝遂盡虜之降其兵購吳王千金月餘越人

斬吳王頭

正義曰越人即丹徒人越滅吳丹徒也屬楚秦滅楚後置三十六郡丹徒縣屬會稽郡故

以丹徒人

以告凡相攻守三月而吳楚破平於是諸侯乃

以太尉計謀爲是由此梁孝王與太尉有卻歸復置太

尉官五歲遷爲丞相景帝甚重之景帝廢栗太子丞相

固爭之不得景帝由此疏之而梁孝王每朝常與太后

言條侯之短竇太后曰皇后兄王信可侯也景帝讓曰

始南皮章武侯

贊曰南皮竇制祖太后兄子章武侯太后弟黃國

先帝不侯及

臣即位乃侯之信未得封也竇太后曰人主各以時行

耳

索隱曰謂人主各當其時而行事不必一一相法。正義曰人主各人生

自竇長君在時

竟不得侯死後乃封其子彭祖索隱曰許慎註

淮南子云顧反

也吾甚恨之帝趣侯信也景帝曰請得與丞相議之丞

相議之亞夫曰高皇帝約非劉氏不得王非有功不得

侯不如約天下共擊之今信雖皇后兄無功侯之非約

也景帝默然而止其後匈奴王徐盧等五人降景帝欲

侯之以勸後丞相亞夫曰彼背其上降陛下陛下侯之

則何以責人臣不守節者乎景帝曰丞相議不可用乃

悉封徐盧等為列侯

索隱曰功臣表惟徐盧封客成侯

亞夫因謝病景

帝中三年以病免相頃之景帝居禁中召條侯賜食獨

置大敵

韋昭曰大羹也裁音側吏反。索隱曰鬱音李轉反謂肉醬也

無切肉又不置

稽條侯心不平顧謂尚席取稽蘇勗曰尚席主席者。

事云尚席嘗武帳帷慢也稽音審審者食所用也留侯云稽前箸以籌之體巨美之有菜者用挾挾亦箸之類

鄭玄云今人謂景帝視而笑曰此不足君所乎孟氣曰

新者此非不足滿於君所乎嫌之如淳曰非故不足君之食具也偶失之口索隱曰言不設箸者此蓋非我

意於君有不足乎故如淳云非故不足君之食具也

失之口蓋當然也所以帝視而笑也若本不為足當別有辭未必為之笑也孟東晉灼雖保古人之情亦未必

能得其笑顧氏亦同孟氏之說又引魏武賜荀彧並器

各記異條侯免冠謝上起條侯因趨出景帝以目送之

曰此怏怏者非少主臣也居無何條侯子為父買工官

尚方徐廣曰一作西。索隱曰工官即尚方甲楯五百

被余廣曰音被驅案如淳曰工官官可以葬者取庸苦

之不予錢庸知其盜買縣官器索隱曰縣官謂天子也所以謂國家為縣官者

夏家王畿內縣即國都也怒而上變告子事連汙條侯王者官天下故曰縣官也

索隱曰汙條侯音烏故汙書既聞上上下下吏吏簿責條侯如淳曰簿條問責其清條

侯不對景帝罵之曰吾不用也孟康曰不用也對欲殺之也如淳曰恐獄吏畏

其後用事不敢折辱索隱曰孟康如淳已備兩解大類以孟誡為得而觀察又別一解云帝責此吏不得亞

人直辭以為不足任用故召召詣廷尉正義曰景帝見亞夫別詣廷尉使責問之

責罵之曰吾不任用汝也故召廷尉責曰君侯欲反邪詣廷尉使重推劾耳餘說皆非

亞夫曰臣所買器乃葬器也何謂反邪吏曰君侯縱不

反地上即欲反地下耳吏侵之益急初吏捕條侯條侯

欲自殺夫人止之以故不得死遂入廷尉因不食五日

嘔血而死國除絕一歲景帝乃更封絳侯勃他子堅為
平曲侯續絳侯後十九年卒謚為共侯子建德代侯十
三年為太子太傅坐酎金不善元鼎五年有罪國除
曰諸列侯坐酎金失侯者皆在元鼎五年但此辭句在
顛倒○索隱曰紀云坐酎金不善復云元鼎五年有罪
國除似重有罪故云顛倒而漢書云為太子太傅坐酎
金免官後有罪國除其文又錯也按表坐免官至元鼎
五年坐酎金又失侯所以條侯果餓死死後景帝乃封
二史記之各有不同也王信為蓋侯

太史公曰絳侯周勃始為布衣時鄙朴人也才能不過
凡庸及從高祖定天下在將相位諸呂欲作亂勃匡國
家難復之乎正雖伊尹周公何以加哉亞夫之用兵持

威重執堅刃穰苴曷有加焉足已而不學索隱曰亞夫謀足而虛已不吝古人所守節不遜索隱曰守節謂事以不体推變而動有違并守節不遜索隱曰守節謂事徐虛羊不遜謂傾尚帝終以窮困悲夫取者不對制獄是也

索隱述贊曰

絳侯佐漢

質厚敦篤

始擊碭東

亦圍尸北

所攻必取

所討咸克

陳豨伏誅

臧荼破國

事居送往

推功伏德

列侯就第

太尉下獄

繼相條侯

紹封平曲

惜哉賢將

父子代辱

絳侯周勃世家第二十七

史記五十七